# 初恋女友

２００１年，我１９岁，终于有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红颜，那一年的春天我恋爱了。

李晓竹，我的第一个恋人关系的女朋友，认识她时她是实验中学高二的学生，只有１７岁，长得很漂亮，（其实并不是很漂亮，只是情人眼里出西施）细细的眉毛下是一副漂亮的眼镜，透过眼镜是有点眯的眼睛，白皙的瓜子脸上微微有几小片青春豆，一副好学生的样子。

那年７月的某天，我们县遭遇了有记录以来最大的一次暴雨，从昨天一直下到今天，我们县城离大海只有１５公里，这天早上，海水涨潮，上游山洪爆发，一下子就把县城淹了一半，就在这天的早晨，我还和朋友到桥上看洪水，我所住的那一片区以前是小山，洪水无论多大也淹不上来，可能是中国人比较喜欢看热闹，反正自己的家又没被淹，看别人在水里抢搬东西也是一种乐趣。

看累了，就回家睡觉。在半睡半醒中我听到了我的呼机响了，迷迷糊糊中看到是晓竹家旁小卖店的电话号码，心里有点不满：“ 有没搞错，大下雨的搞什么鬼。” 但没办法，女朋友找不能不复机。无可奈何的走到邻家的小卖部回机。

电话一通，那边就传来了李晓竹焦急的声音，完全没有了往日的温柔：“ 陈绪快来，我怕。” 我说：“ 怎么了。” 那边有点哭腔的说：“ 水已经淹到我的膝盖了，我好害怕，你快过来。” 我问了声：“ 你哥不在家把。” 晓竹说：“ 他要在家，我怕什么。” 我一向怕她哥哥，一听不在家大喜过望，连忙说：“ 半个小时后我到你家。”“你快点来。” 我挂了电话，看着外面的雨不是很大，已经有停下的趋势，看看钟才１０：４０分，心想：“ 要在３０分钟到他家还真是有点困难。” 李晓竹的家离我家其实并不远，还不到１公里，而且还是直线，由北向南，要过４条横街，早上出去，看到除了第一条外，其余的应该都被淹了，尤其是第二条，记得多年前初考时的那场大雨，那时的雨还不如昨天的大，就已经淹没我的头顶，我是坐在临时竹排上去考试的。但一想到晓竹，一咬牙，拼了。水灾比想象中的还严重在通向第二条横街的小街上，３００米的街被淹了只剩下不到一个篮球场长，离我家也就２００米距离了，在水中走不到１００米就已经到了我胸口，没办法，只能用游的了，游了１００多米就到了小街和第二条大街的交接处，看着县城引以为傲的商业大街，浑浊的洪水已经淹到了接近三楼的位置，两边的楼上站着无数的人，慌忙的搬运东西，焦急的喊声，无奈的叹声，就是没有人注意到象小丑般在脏水游的我。

从第二条横街到第三条横街中间这一块长１。５公里宽２５０米左右的地区就是我们县的商业中心，也不知道是谁选的址，地势这么低，看来未来几天小商品一定很贵，过了第三条横街雨已经停了，地势开始变高，已经不用再游了，水位只到臀部，我一步一步艰难的走向李晓竹的家。

李晓竹的家是租的，在三楼，房子的一楼已经被淹到大腿，很奇怪，一楼没锁门，我也不管了，直接走上三楼，李晓竹的房门虚掩着，我推开门“ 呀” 的一声门响，里面传来一声尖叫：“ 谁。” 我吓了一跳，从声音方向望去，只见晓竹缩在墙脚，全身湿漉漉的，楚楚可怜的，脸上没带眼镜，眯着眼睛向门口看来，我连忙走上去说：“ 晓竹是我，我是陈绪。” 她一听见连忙扑到我身上抱住我哭着说：“ 你终于来了，我好怕啊。” 说着呜呜的哭起来，我连忙温柔的安慰，好半天她才平静下来，才段段续续的说，原来她父母这几天都在外地进货，哥哥又和朋友出去旅游，本来她是比较独立的，但这两天的雨实在太大了，洪水从昨晚就冲进房子，上午下去呼我时回来进门摔了交，把眼镜弄丢了，高度近视的人一但没了眼镜就几乎什么也看不到，心里没低，就开始自己吓自己了。

我和她都是全身湿漉漉的，我说：“ 你先换衣服，我下去帮你找找看能不能找到眼镜。” 说着我就下楼了，听她说，是进门后摔倒的，眼镜应该在一楼的前厅，那里一般都是放车的，现在一辆自行车也没有，不大，也就是２０来平方米，我赤着脚在那里地毯式的划来划去，运气还不错，还真的让我找到了，我带上去给她，见他换好了衣服，一套干净的阿根廷球衣，脸上还有污水迹，简单的梳了个马尾，又恢复了青春少女的摸样。

带上眼镜后，晓竹明显清醒很多，说：“ 四哥，你的衣服也湿了，换我哥的衣服穿上吧。” 我苦笑道：“ 我１。６５，你哥１。８，他的衣服我怎么穿。”“但你也不能穿湿衣服啊，那会感冒的。” 我看着他的球衣说：“ 你不是有很多套球衣吗，给我啊。” 晓竹无奈的说：“ 也只好这样了。” 说着拿出一套中国队的红色球衣，我一看球衣背面印着青春美少女１２，前面小字印着高二（９）班１２，说：“ 我敢穿才行啊。” 晓竹不怀好意的笑笑说：“ 有什么不敢的。” 我无奈的说：“ 也好，我就穿着在这里陪你。” 晓竹说：“ 我不要再呆在这里，我叫你来就是要你带我出去的。” 我说：“ 穿着这样的衣服，我那有脸出去见人。”

我不满的说，有那个男生会穿着印有青春美少女的衣服出门，我又没变态。“ 逗你玩的，穿着套吧。” 晓竹笑着递过一套意大利球衣（那时在我们那个县真是民间足球黄金年代，普及到２０岁以下的女人几乎没有不踢上几脚的，更不要说男人了，连一个小女生也有那么多球衣，可想而知那时足球的狂热），我走进卫生间换好衣服，湿衣服用一个塑料袋装着，一手拿着塑料袋一手牵着晓竹的手就向楼下走去。

晓竹锁好门后就和我一起下楼。水深到大腿跟，我见晓竹提着短裤的裤角在水中行走，偶而露出红色的内裤，虽然什么也看不到，我还是心中一荡，有点口干舌燥的感觉。她见我的裤角在水中飘着不解的问：“ 干吗不把裤子提起来。”

我当然不能和他说我里面没穿内裤，一提起小弟弟就出来，我只好说：“ 这样走得稳点。” 实验中学和我家平行，相差不到３００米，要近的话就照我来的路线，但最深处至少５米，晓竹无论如何也过不去，只好往西南走，绕道城郊在转回城区。我们两人足足走了超过５公里，当我们走过城区和郊外交界的大桥时，太阳已经在西边微微的露脸，往旁边房子里面看，已经是下午３：２０多了。

雨已经停了多时，桥边积聚许多人，桥下海水往上涌，洪水往下冲，相交处形成许多小型的旋涡，浊浪翻腾，让人弦目，看着仿佛地动山摇，使人摇摇欲坠。

实验中学果然没有被淹，现在是放暑假，校园静悄悄的，微风偶而吹起地上的落叶，学校后山小树林静悄悄的，一个人也没有，只是偶而有小鸟飞起。暴雨过后满林的断枝落叶落果。我和晓竹坐在校园小树林的一张还没有干透的石桌上，累坏了也顾不上石桌的冰冷。可能晓竹从来没走过这么远的路，白嫩的小脚竟然有点浮肿，她把脚搭在我大腿上让我帮她揉，我一边揉一边和她说笑，来到安全的地方，她也恢复平常的俏皮摸样。

我和她坐得如此之近，少女身上的阵阵幽香扑鼻而来，看着他白净的脸，红嫩的小嘴俏皮的说着话，心中不禁的跳起，自己也有点忍不住了，手有点颤抖，慢慢的不是揉脚板了，悄悄的向上移，抚摩过她的小腿，手已经碰到她白嫩结实的大腿，一边摸一边看着晓竹的表情，心在胸中猛烈的跳动。当我的手摸到大腿时，晓竹好象意识到什么，脸忽然的红起来，娇嗔道：“ 干什么？” 我见她并没有生气，说话又有点嗲，心中一荡，就把她抱起坐在我大腿上，晓竹微微的挣扎几下就放弃了，我看着满脸通红的她，透过眼镜，看到她的眼睛不再象平常那样眯着，很正常的看张着，水汪汪的看着我，仰着头，娇红的嘴唇翘起，好象在渴望什么。

我再也忍不住了，双唇就往她的红唇贴上去，一只手楼着她的腰，另一只手在她身上乱摸。晓竹有点反映不过来，双手楼着我的腰，任由我为所欲为。我用舌头冲开她的嘴唇，野蛮的伸进去，她牙齿闭的紧紧的，象两排忠诚的卫兵守卫着领土，不让我前进一步。她的鼻子强烈的喘着粗气，微咸的口水，幽香的体味，急促的喘气都在刺激我的神经，我感觉我的阴茎已经在没有内裤的球裤中毫无障碍的高高勃起，涨得有点难受。

我抱着她站起来，她双手勾着我的脖子，媚眼如丝的看着我，绯红的小嘴边满是水迹，整个身体就象一个娇小的火球，我把她放在雨后冰冷的石桌上，又轻轻的在她脸上吻几下，手就不老实的掀开她的球衣，晓竹双手捉着石桌的边缘也不挣杂，我很顺利的把衣服推到胸口上，露出雪白的皮肤，胸上带着一副白色的小乳罩，白嫩的小腹象镜子般光滑，我情不自禁的吻下去，从下往上，每一寸肌肤也不放过，当我吻下去时，晓竹的小腹猛烈的收缩一下，身上起了一层如毛孔般的鸡皮疙瘩，但很快就消失。

很快我就吻到了胸部，我用最咬住乳罩拉了上去，在我咬住乳罩时，晓竹用手推了推我的头，说：“ 别。” 但我咬开后她就放弃了，一双雪白晶莹的乳房就出现在我眼前，乳房不大，但很结实，我用舌头轻轻碰了一下娇红的乳头，本来柔软的乳头马上边硬，晓红也发出娇人的呻吟，我觉得有趣就用最含住乳头，象吸奶一样吸着，不时用牙齿轻轻的磨擦，而手也不老实的揉捏着另一只乳房，可能还没有发育成熟，晓竹的乳房很结实，很有弹性，就是不太柔软，但还是被我的手揉成各种形状。现在的晓竹已经有点迷失了，一只手按在我头上仿佛象要推开吸咂她乳房的头，又象按住让我吸得更重些，嘴里发出呢喃的呻吟。

我的一只手穿过平滑的小腹，偷偷的插进晓竹的球裤，里面又有一层内裤紧紧的裹住她最神秘的地方，我隔着内裤抚摩着大腿跟部微微隆起的阴部，在往下，在那什么的裂缝中早已是一片潮湿，火热的淫水还在不断的涌出。

我再也忍不住了，半坐起来，捉住裤头就要往下拉，晓竹猛的坐起来，双手捉住裤头说：“ 不要。” 我见她绯红的脸上满是坚决的神情，我也不勉强，正面进攻不行我可以曲经通幽，我抱着她，嘴准确的找到她的红唇，重重的吻下去，又一次把晓竹的身体放到室桌上。一边和晓竹接吻一边手在她白嫩结实的大腿上游走，两人的鼻子中都发出急促的声音。

当我的手通过裤管又一次来到晓竹的神秘地带，晓竹又一次想坐起来阻止，但上身被我重重的压着，使她动弹不得，她只好用双手在我背上乱捉，我感觉背上火辣辣的，好象已经被她捉破。我的手还在前行，隔着内裤轻轻的在她凹缝中间摩擦，淫水已经透过薄薄的内裤，湿润了我的手掌，但双腿夹得紧紧的，把我的手夹在中间，难于自由动弹。

我艰难的抽出手，把内裤挤到一边，让她的阴部暴露出来，瞬间，晓竹的阴部失去内裤的保护，而晓竹的心理防线也突破，本来夹紧的双腿开始放松，我见机不可失，连忙半坐起来，分开晓竹的双腿，把她的裤管推到最高处，让她的裤头夹住，这时晓竹的整个阴部已经暴露在我的眼前，坟起的阴埠上稀疏的长着几跟毛，光滑的两片大阴唇已经张开，迷人的洞口只有食指大小，还不断的涌出透明的液体。

我见时机已经成熟，连忙把裤子拉到膝盖出，早已坚硬无比的阴茎蹦了出来，晓竹也已经看见，但她好象放弃了抵抗通红的脸上秋水般的眼睛看着我说：“ 轻一点，别让我太痛了。” 说着就想石雕一样躺在石桌上。我一听知道晓竹已经同意，连忙尊到石桌前，看着已经一塌糊涂的洞口，我信心满满的，我不是处男，去年去广东打工８个月，我就和工友们去玩过十来次，我知道从那里插入，我左手两只手指把她的洞口宽大些，右手扶着阴茎，用硕大的龟头在她泥泞的洞口磨几下，每磨一晓竹就颤抖一下，我看着她双手用力的捉住石桌，眼睛紧闭，银牙咬住红唇，一幅英勇就义的模样我心想：“ 晓竹，我来了。” 右手扶住阴茎对准洞口，左手撑在石桌，屁股微微的向前一顶，“ 啊” 的一声，我们两人叫了起来，我的阴茎划门而过，穿过缝隙停在肛门前，差一点就撞上石桌，而晓竹的阴道口实在太小了，我竟然没插进，但也弄痛她了。晓竹闭着眼睛说：“ 进去了吗？”

我红着脸说：“ 没有。” 晓竹满脸羞涩的看着我，我反过来有点不好意思，满脸通红的说：“ 我再来。” 晓竹又再一次闭上眼睛，我看着早已湿润的洞口，暗骂一声：“ 废物，人家都已经这样了，你还进不了。” 我也知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刚才失败，现在也不急，反正都是我的。我用左手手指轻轻的抚摩早已破壳而出的阴蒂，一碰到阴蒂晓竹的身体就象受到什么刺激一样扭曲起来，嘴里也发出醉人的呻吟，淫水猛烈的冒出来，我用右手的食指微微的插进去，只觉得进了一个湿热紧凑的所在，四周的阴道壁把我的手指夹得紧紧，让我寸步难行。

当我的手指进入到两个指节碰我提块肉挡住我手指的前进，晓竹也发出“ 啊” 的一声双手猛的捉住我的手，我知道这应该是处女膜，我可不愿意用手指来破坏。

我的手指没有再向里深入，那是交给小弟弟来干的，我就用拇指挑逗阴蒂食指在阴道里旋转，另一只手隔着衣服抚摩结实挺立的乳房，晓竹象受不了这样的刺激，口中的呻吟声慢慢变大，阴道你也越来越滑，我觉得时机已到，从她洞口中抹了点淫水涂在我的龟头上，左手再次分来粉嫩的阴唇，右手捉着阴茎使劲的往里挤，“ 啊，痛。” 我插入了大半个龟头，只觉得有个无形的嘴紧紧的吸住我的龟头，又象有一只手正在用力的把我龟头推出去，里面散发的热气刺激着龟头，使更加巨大。由于插入半个龟头，晓竹受到刺激，两只脚不规则的乱动，但双手并没有阻止的意思，紧紧的捉住石桌，咬着牙，头不规则的乱摇。

我心里十分激动，知道幸福的时刻已经到来，我调整一下重心，由于刚才失败所以这次调整一下龟头的角度，双手扶着石桌，猛的一用力……我不可思议的看着亮晶晶的龟头，又一次划门而过，顶在内裤的边缘，心中十分诧异心想：“我在广东时，从来就没见过妓女出水，只要对准就能插进，这次流了那么多水，为什么插不进。” 晓竹看着我说：“ 怎么，还是没进。” 我心中短的骂自己是废物，但又不肯嘴软说：“ 你象死尸一样的一动不动，叫我怎么插。” 晓竹的脸猛的更红起来，说：“ 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才行。” 我见他娇羞的模样心中一动说：

“ 不如你帮我舔舔，湿润了可能容易点。” 说着挺着阴茎站在晓竹的面前，晓竹坐了起来，右手扶着我的阴茎，头刚要往前凑，忽然皱了一下眉推，握着我阴茎的那只手推开我的阴茎娇嗔说：“ 臭死了，离我远点。” 我也闻到了骚腥味，那应该是他淫水发出的味道，淡淡的似有似无。我把手从她衣领伸入摸着她高挺的乳房，说：“ 晓竹，乖，一下，就一下，好不好。” 晓竹一点也不妥协，说：“你敢放进来我就把他咬断。” 我还想说什么，只见有１０来个７。８岁的小孩向树林走来，我连忙把裤子提起来说：“ 讨厌，一点都不配合。” 晓竹还不知道有人来说：“ 你才讨厌，人家都这样了，你还想怎么样。” 说着满脸羞红，好不可爱。“ 我说：” 还不讨厌，衣服都不让人脱，我能怎么样。“ 晓竹大羞，猛烈的用手锤着我的胸口。我哈哈大笑，一把把她抱在怀里说：” 别闹了，有人来了。

“ 晓竹顿时满脸通红，把脸贴在我怀里，一动也不动，我无奈的伸手从她领口伸入，帮她带好胸罩，晓竹也伸手到下面，拉正内裤。不一会人１０几个小孩就走进树林，看见我们也不在意，摘龙眼的摘龙眼，玩捉迷藏的玩捉迷藏，一点也没有要走的意思，我叹了口气，无奈的牵着晓竹的手离开。

当晚，我想要晓竹住我家，但她不肯，离高三补课没几天了，宿舍已经对高三开放，那晚她就和同学挤在宿舍。天慢慢的黑了，半个县城还在一片汪洋之，华灯初上，我怀着失落的心情回家。

一觉醒来，洪是已退，大半个城区留下了一尺多高的淤泥。（离海边近就是好，洪水来得快也去得快）我和晓竹的感情也想洪水一样，高潮退后，就一切不存在。

晓竹是农村学生，为了能让她好好的读书，举家搬到县城来住，一家四人挤２０平方米的小房里，高考的压力和大哥的监督让她无力也无暇顾起这段感情，春天我们认识，夏天我们热恋，秋末我们成了普通朋友。第二年她靠上了重庆一所普通大学（二本），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，我们没有发生性关系，虽然曾经一度接近。７年过去了，我只能祝福你好姑娘，愿你在它乡身体健康工作顺利，永远的年轻漂亮。

       【完】